

著生肖不

留東新史

行印局書界世海上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三版 留東新史 (全三冊)

【每部價洋一元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隨費)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漢口 沙市 杭州 寧波 廣州 汕頭 梧州 梧州 梧州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編輯者

平江不肖生

留東新史目次

卷上

第一章	唐處士假造女豪傑	汪議長寵納老太婆……………	一至一〇
第二章	探口風汪夫人生病	出怨氣胡女士設謀……………	一至一〇
第三章	拔槍拚命女俠教夫人	天理良心來賓請議長……………	一至一四
第四章	受威逼忍氣簽條	聞件敗耗攜眷走春申……………	一至一二
第五章	汪遜虞家庭施巧騙	李潤林海舶顯忠誠……………	一至一〇
第六章	涉風濤頭搖撥浪鼓	怕水厄身套救命圈……………	一至一二
第七章	怕盤詰偏遭鈎距	因盪激又受驚惶……………	一至一〇
第八章	會故人抵掌談戰略	游鬧市半路遇冤家……………	一至一〇

- 第九章 汪遜虞神戶市丟臉 胡本蕙下宿屋主謀……………一至一〇
- 第十章 半夜訪人李潤林受惡氣 清晨謝罪汪遜虞下說辭……………一至一二
- 第十一章 陳太婆夜教汪議長 胡女士私通底下人……………一至一〇
- 第十二章 頑皮惹禍避責離家 狂賭輸錢立功作警……………一至一〇

卷中

- 第十三章 寫別字苦煞同鄉人 看對聯怒撤縣知事……………一至一〇
- 第十四章 上碼頭無心逢舊友 驚豪富變計學陶朱……………一至一〇
- 第十五章 偷烟泡壯士失聲名 剗地皮顧問耽驚嚇……………一至一二
- 第十六章 進讒言陰謀逢敵手 保少校名片出風頭……………一至一〇
- 第十七章 發橫財深心成失望 看新劇獻媚互爭先……………一至一〇
- 第十八章 搵醃鬧醋競拜乾兒 勸嫁說媒各貪權利……………一至一〇

第十九章	防刺客密佈機關	換和服故設疑陣……………	一至二
第二十章	免驚慌決赴蓬萊島	查行李着急芙蓉膏……………	一至二
第二十一章	出風頭小住西村館	租別墅謝絕支那人……………	一至二
第二十二章	賀新居當面開教訓	聽挑撥背地吞大烟……………	一至四
第二十三章	制丈夫奇謀傳弟子	新戀愛偏遇舊家庭……………	一至一〇
第二十四章	探消息單身走澳門	避情敵雙飛渡神戶……………	一至一六

卷下

第二十五章	浪子最工蠶騙行爲	愛情不敵金錢魔力……………	一至一〇
第二十六章	讓貸家夥謀設騙	吃料理破口罵人……………	一至一八
第二十七章	送卡片又興醋海波	發橫財乃遂雙棲願……………	一至二
第二十八章	施惡報父子聚廳	失銀箱夫妻反目……………	一至一〇

第二十九章	沈錦棠忿寫賠償字	王甫察誘奸女居停……………	一至二
第三十章	徐君勉絕處逢生	王甫察禍中得福……………	一至二
第三十一章	做縣官盡情剗地	騙弱女信口開河……………	一至四
第三十二章	周慕蘭大鬧長崎市	劉藤子改嫁吳服商……………	一至一八
第三十三章	俏下女垂青大肚皮	濫情人又發老脾氣……………	一至一四
第三十四章	濫情人笑語慰嬌妻	薄命女悲啼逐浪子……………	一至二四
第三十五章	受慫慂存心吞煙泡	發雷霆決意攆侍姬……………	一至一八
第三十六章	打電報下僕掉槍花	補功課教員上惡當……………	一至一〇

留東新史卷下

第二十五章 浪子最工撞騙行爲 愛情不敵金錢魔力

話說沈錦棠帶着宋綺文，儼然是一對少年新婚夫婦，作蜜月旅行的模樣。到了神戶，宋綺文心裏害怕麥克爾和自己父親追來，一不敢久住旅館，二不敢教沈錦棠多和同鄉人往來交接，恐怕將自己的行蹤傳到了香港，自己父親就得來找尋。沈錦棠祇會了兩個至好的同學，這兩個同學都是福建人，一個姓王，名紹楨，長樂縣人，一個姓陳，名際良，閩侯縣人。兩人的年齡都祇二十三、四歲。王紹楨家裏在神戶開王隆茂雜貨店，也有三五萬塊錢資本。不過王紹楨同胞有四兄弟，他排行第三，財政權全在他老父和大哥手裏。王紹楨因生性好修飾，喜和女人接近，三、四歲在香港讀書的時候，禮拜日總是和一般歐化的女學生鬼混。他父兄給他買書籍做正用的錢，他都改做了交接女學生的交際費，不足便從親友處借貸，再不足，則典當。為此，財政上對於家庭間的信用，一點兒沒有。他是學工業的，到神戶原是想在日本工廠裏實習，無奈少年人一犯了好修飾和女人鬼混的毛病，休說沒有在工業上立腳的希望，無論甚麼學問，甚麼事業，也都沒有成功的希望了。王紹楨在神戶太和染織工廠裏面才實習了

兩個月。就覺得吃不來那辛苦。加以他生性好潔。而所實習的功課。完全與他的性情相反。他兩手十個指頭。平日將養得和玉筍一樣。指甲裏面。從來不使含有些微塵垢。在實習染織的時候。再也保不住這纖纖玉手的資格了。這就是他第一件不願意的事。太和廠裏看了他這種公子少年的體態。也覺得他的身分。做實習生不相稱。他於是沒實習到三個月。就退去了工廠。打算在神戶覓一個相當的職務。祇是像他這般學識。這般性情的人。豈是能在耐勞耐苦的日本人當中。討生活的。不會覓得相當的職務。祇得住在自家雜貨店中。衣食住三項。都不能稱他的心願。他相識的一個日本高等淫賣。姓真尾。名安子。初當結合的時候。雙方情愛。原甚熱烈。後來祇因真尾的生活程度太高。每次要二十塊錢的夜度費。王紹楨竭蹶從事。四五次以後。便無力繼續了。在真尾的心理。以為王紹楨家裏。開着這們大局面的雜貨店。王紹楨身上的衣服。又穿得這們時髦漂亮。祇要使他戀奸情熱。每夜二十塊錢的夜度費。是不生問題的。王紹楨有幾夜不去。真尾不是寫情書來請。便是借着買中國雜貨。自己到王隆茂來。當面與王紹楨糾纏不已。王紹楨每情急到無可如何的時候。店裏的銀錢。但是背着父兄。能拿到手的。也不問這銀錢是何來歷。有何用途。隨手就拿着。到真尾家追歡尋樂。店中無端不見了銀錢。當然澈底根究。根究了出來。當然有一番嚴厲的責備。因此王紹楨每去真尾家。享受一夜肉體上的快樂之後。必緊跟着

受幾日精神上的痛苦。家庭間對於他的防禦工程也就緊跟着分外加嚴了許多。這種日月他久已過得有些不耐煩了。就苦於暫時沒有脫離這痛苦家庭的能力。不得不勉強按納住性子。沈錦棠一到神戶。因爲不願意在旅館裏久住。要尋覓貸家。非有熟悉神戶情形的朋友幫同辦理不可。王紹楨家在神戶開王隆茂雜貨店。沈錦棠是素來知道的。所以一到。就來王隆茂看王紹楨。舊雨重逢。在王紹楨本已快意。及聽沈錦棠談出這番來神戶的艷史。更是欣喜的了。不得不住口的恭維他好手段。好幸運。當下就陪同沈錦棠到旅館裏看宋綺文。在宋綺文跟前也盡力量的拍了一會馬屁。一口擔任幫辦在神戶建設新家庭的一切事務。王紹楨恐自己一個人的心思才力有限。不好做事。就引出和他最要好朋友陳際良來。陳際良與沈錦棠也是同學。陳際良的父親陳樸齋是福建最有名。最行時的儒醫。祇因在二十年前替福建藩台的姨太太診病。誤下了一味藥。導致姨太太小產了一個七個多月的男胎。那藩台五十多歲沒有兒子。希望姨太太生兒子的心思。真比大旱望雲霓還要急切。一旦斷送在陳樸齋手裏。教他如何不恨。咬牙切齒的宣言要陳樸齋辦抵。把陳樸齋嚇的不敢在福建居住。他有在神戶經商的親戚。勸他到神戶暫避些時。那時在神戶的中國商人已經不少。却沒一個懂得醫道的。有病都是求治於日本醫生。陳樸齋知道這種情形。來神戶的時候。順便帶了些普通常用的藥材。到神戶之後。醫道竟

是大行。他開的藥方。就在他家買藥。他藥囊中沒這味藥。藥單上便不開出來。藥價醫價。自然都取得很貴。中國商人。多不大信仰西藥。情願多出些錢。請他診病。買他的藥。他原是祇想到神戶暫避淫威的。這們一來。竟比在福建還獲利好幾倍。於是暫住就變成常住了。陳際良是陳樸齋的第二個兒子。性情行逕。和王紹楨差不多。在家庭間的環境。也和王紹楨相類。陳樸齋的長子很誠謹好學。在上海復旦公學畢業之後。自費到英國留學去了。陳際良也向陳樸齋要錢出西洋。陳樸齋不肯道。有了香港和日本這種繁華地方。還不夠你尋開心嗎。要到西洋去。我的財產積聚也不容易。犯不着加倍給你到西洋去花掉。陳際良見自己父親不肯。祇索罷了。百無聊賴的住在家中。連三五塊錢。都不能自由使用。他因此對他父親。不但沒絲毫孝念。背地裏還不知罵了多少。老賊。怎不早死。陳樸齋妍了個日本寡婦。每夜必到寡婦家裏去歇。陳樸齋的年紀。已有五十七歲了。那寡婦才得二十九歲。因為居處相隔不遠。知道陳樸齋有的是錢。才和陳樸齋妍上來。誰知陳樸齋把銀錢看得十分認真。寡婦用盡了牢籠手段。得不了多少甜頭。二十幾歲的婦人。兩眼不看在錢分上。誰肯妍這年近花甲的老中國人呢。不過已經妍了不少的日子。覺得就這們丟開。太給便宜。陳樸齋佔了心。不能甘。想反轉來給些氣。陳樸齋受。想來。想到。了。陳際良身上。本來陳際良年紀輕。又生得漂亮。在女人跟前。更會用巴結工夫。日本人原沒有甚麼倫

常綱紀的。於是就存心要挑逗陳際良。湊巧遇着這個也是不知道倫常綱紀的陳際良。止懷恨自己父親沒多錢給他使用。此恨無可發洩。忽得這寡婦垂青。真是喜出望外。人禽的界限。祇須一剎那之間。就破壞得乾乾淨淨了。不過寡婦想使陳樸齋受氣的用意。陳際良並不知道。心裏總不免有些怕被陳樸齋撞破。祇白天到寡婦家鬼混。入夜便不敢停留了。這事還不曾鬧穿。就遇沈錦棠來了。王紹楨特地將消息通知陳際良。二人同到沈錦棠暫住的旅館裏。陳際良和沈錦棠見面寒暄後說道。紹楨方才將老弟這回的艷事。述給我聽。我心裏自是十二分的代替你高興。不過紹楨說。你到這裏的蹤跡。不想給同鄉人知道。爲的是恐怕消息傳到香港去了。新夫人的尊人和老弟的情敵。追蹤到這裏來。這種顧慮。固然是題中應有之義。祇是據我的愚見。却不以爲然。老弟從前由老伯定的婚。聽說已由老弟堅決拒絕。將婚約毀除了。新夫人本是待字閨中。並不曾受人鏡臺之聘。雙方由愛情結合。佳人才子。原是美滿姻緣。在香港有些障礙。不便名正言順的結婚。因陋就簡。草率從事。也就罷了。於今既到了無論何方阻力所不及的神戶。正應堂哉皇哉的行結婚禮。最好並在報紙上宣佈出來。既經正式結婚之後。論情理。論法律。都不愁有人能推翻。能破壞。豈不是一件極美的事。若依老弟的意思。和新夫人秘密住在這裏。將來的危險。反而不堪設想。這種事。正大光明的做去。就是正大光明的夫婦。鬼鬼祟祟的做去。就是鬼鬼

崇崇的妍頭。本來是一件極美滿的事。老弟爲甚麼倒自己把他弄糟呢。沈錦棠聽了，沉吟道：「我們此番到神戶來，用意祇在暫時避開麥克爾。麥克爾走後，我們的婚姻是不生問題的。此刻若就在神戶宣佈正式結婚，在勢不能不草率從事。因爲神戶我並沒有多的親友，就是他也和我一樣，沒有一個長親到場，也找不着資格相當的證婚人來。媽媽糊糊的幾個人關門行結婚禮，我覺得太不慎重。宋老伯祇有綺文這一個女兒，結婚的形式，雖不說一定要辦得如何熱鬧，凡是與宋家有關係的親友，總得通知一聲，好大家來湊個趣兒，便是我沈家的族人親戚，也有些關係密切的，不能不請他們到場。在此地無論如何辦不到，與其因陋就簡的辦出來，給人笑話，不如率性暫時秘密，除了兩位之外，不問甚麼人，都不給他知道。預料麥克爾在香港，至多不過再停留兩個月，祇等他一走，我們便回香港結婚。我以爲是這們妥當些，所以不打算在此地媽媽糊糊的辦。」陳際良見沈錦棠如此說，便不做聲了。沈錦棠接着向陳王二人說道：「我們中國人住在這裏旅館裏，很容易惹人注意，並且也不方便。我打算在這裏租一所房子，置辦些應用的器具，祇是我苦於不熟悉這裏的情形，又說不來日本話，不能不奉託二位老兄一切的事，都得請二位辦理。我祇能坐享其成，不知道二位肯犧牲時光，替我幫忙麼？」陳際良笑道：「成立了家室的人，說話畢竟不同些。比從前客氣多了。由得我二人肯犧牲不肯犧牲的嗎？」老弟在這裏沒有差遣

則已有差遣是責無旁貸的。不過老弟此刻想在這裏租房子。房錢比香港還要高些。而且不容易租着。日本現在的生活較之歐戰以前。竟有高出十倍的。歐戰以前。雇下女。普通都是三塊錢一月。於今已到三十塊了。起碼也得二十來塊錢一月。沈錦棠不待陳際良說下去。即截住話頭說道。無論生活高到甚麼地步。我都不計較。祇要請二位替我去辦。可包一輛新式的汽車。二位要去那裏。就坐着去。比電車便當些。陳王二人聽了沈錦棠這們大的口氣。料知必帶了一注很大的妻財到神戶來。二人都在正需錢使用的時候。當然夥通轉沈錦棠的念頭。沈錦棠這日就拿了三百元日鈔交給陳王二人。做組織新家庭的用費。陳王二人坐在沈錦棠包租的汽車上。陳際良分一百五十元給王紹楨道。你今夜可以去真尾那裏盡情快樂了。真難得有這們好的機會。王紹楨道。我兩人把這錢完全分用了。拿甚麼錢替錦棠做事呢。爲這一點兒小款子。將信用失了。此後不是不能再向他活動了嗎。陳際良搖頭笑道。怕甚麼。錦棠的錢。又不是辛苦得來的。橫豎是意外的橫財。落得大家用他幾文。神戶的情形。他一點兒不知道。凡事逃不過我兩人的手掌。我已定了計算他的方法了。你儘管放心使用。祇要錦棠不離開神戶。包管你有源源不竭的錢使用。我此刻陪你同到真尾那裏去。替你撐撐場面。汽車祇說是你包租的。教真尾同坐了。到各處兜一兜圈子。回頭到三輪亭吃牛肉。大家暢飲一回。也不枉這番的遭際。王紹楨聽了。心中

快活。自不待言。祇是他爲人。不及陳際良機詐。於快活之中。總覺得把這三百塊錢用光了。無錢替沈錦棠做事。不好意思。再到沈錦棠那裏去。看陳際良。却是行所無事的樣子。汽車迅速。一轉眼就到了眞尾住的地方。這眞尾安子的歷史。說起來很令人可歎。他父親眞尾篤恆。曾在名古屋當過警察署的署長。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女兒就是安子。大兒子眞尾吉作。也是在東京警察署裏供職。二兒子眞尾敬作。在仙臺第三高等學校裏讀書。還不曾畢業。眞尾篤恆一生的積蓄。也有五六萬塊錢的產業。在日本確是有些體面的人家。眞尾安子生長在名古屋。從高等小學校畢業過業之後。十六歲到東京。考取了青山實踐女塾。祇在學校裏讀了兩學期的書。就和一個早稻田大學理工科的學生妍識了。在初妍識的時候。原定了嫁娶之約的。那學生姓佐佐木。名午太郎。神戶人。家裏沒有多的產業。祇夠一個母親。一個妹子。勉強支持生活。安子因與佐佐木妍識了。兩情濃洽。不捨得分離。把學校裏功課。拋在腦後。被校長查出了他的行爲。將他開除了。連帶佐佐木。都險些兒在學校裏除了名。眞尾篤恆知道了。安子在東京。因這種不正當行爲。除名的事。氣了一個半死。從此一文錢也不寄給安子。並向親友宣言。如安子回家。必置之死地。安子得了這消息。當然不敢回家。也覺得無面目回家。便要 and 佐佐木正式結婚。佐佐木在求學的時代。一時不但沒有辦婚事的力量。連供給安子在東京的生活能力都沒有。祇好回神戶和自己。

母親商量要安子先來家住着。等佐木畢業之後再行完婚。眞尾那時沒有旁的道路可走。就依了佐木的。且先到婆家做一會兒媳婦。再和丈夫結婚。但是眞尾在娘家的時候。儼然是一個千金小姐的體態。後來就在實踐女塾手頭也揮霍慣了。又是天生的麗質。時常對鏡目憐不甘埋沒。佐佐木在東京一心求學。僅能拿紙筆代唇舌。閒常寫幾封信給眞尾。叙別離情懷。非年暑假不能見面。這如何能滿足眞尾的慾望呢。像這種絕無根據的愛情。原是極靠不住的。何況佐佐木家的生活與眞尾平日所享受的大不相應呢。神戶是日本很繁華的市場。社會萬惡的程度也不減於東京。眞尾在東京的時候。就歡喜看電影戲。與佐佐木初次相見之處。就是牛込館影戲場。佐佐木深知影戲場是男女不正當戀愛的製造所。自與眞尾妍識了。便兩下相戒。不再涉足影戲場。以免雙方愛情上發生障礙。初時雙方戀奸情熱心有所屬。不戒自戒。果然影戲場中沒有這一對男女的足跡。眞尾一在神戶不安於室。就不知不覺的把這戒律忘了。以眞尾的姿客丰度。有心賣俏。還愁覓不着售主嗎。佐佐木的母親見眞尾一到黃昏。就疑粧出外。必到夜深三四點鐘才回來。回來時總是雲鬢蓬鬆。面容憔悴。已有些覺得不妥。後來越弄越膽大。有時竟澈夜不歸。手頭的使用也漸漸散漫起來了。知道眞尾在神戶并無親友。非在外面有不正当的行爲。斷不會有此種現象。佐佐木雖是清貧之家。然容不了眞尾這種媳婦。眞尾也因存了個

不在佐佐木家做媳婦的念頭才敢在影戲場裏活動。祇在佐佐木家做了半年名義上的媳婦，便與佐佐木完全脫離了關係。實行其高等淫賣的生涯了。實行了兩年在一般主顧當中，最稱心如意的就是王紹楨一人。在眞尾並沒有敲王紹楨竹槓的心思。祇因要謀生活上的舒服，才捨身賣淫。神戶生活程度又高，他租了一所房子，雇了一名下女，每月非有二百元不能支持，所以夜度費得定二十元。日本上等社會的人多喜玩藝妓，玩女伶，無論怎生高等的淫賣婦，是不敢承教的，也並不是看不起淫賣，更不是淫賣婦中沒有出色的人物，祇因上等社會的人有時不能不顧全自己的身分名譽。淫賣是一種秘密生涯，警察取締得很嚴，尋常人嫖淫賣社會上不大注意，警察也就開隻眼閉隻眼，不至與自己的職責上有妨礙，便不多事。王紹楨的資格在眞尾的一般主顧當中，自然要算是特出的人物了。眞尾便不爲自己的生活也得拿王紹楨當個恩客。若眞尾有向王紹楨敲竹槓的心思，王紹楨早已因無力應付，不敢上門了。這日陳際良陪着王紹楨一同到了眞尾的寓處，他曾同王紹楨到過眞尾家的。此時見面，卽向眞尾笑道：王先生因已有好些日子沒和你見面了，心裏惦記得很，難得今日高興，他店裏又沒事，特地租了一輛汽車，約我同來邀你去各處兜兜圈子。回頭就同到三輪亭吃牛肉，你就這們同去麼？若要更換衣服，就請快些兒。我們坐在這裏等着，不知眞尾聽了，怎生回答？且俟下章再寫。

第二十六章 讓貸家夥謀設騙 吃料理破口罵人

話說真尾見陳際良說話的神氣，甚是高興，又聽說租了汽車，請他去兜圈子，一時心裏又歡喜，又恐怕是陳際良說假話尋開心的，遂笑着問王紹楨道：「陳先生說的是真的麼？」王紹楨此時心裏仍慮着把錢使光了，沒錢替沈錦棠辦事，無法支吾，陳際良雖也一般的負着一半責任，祇是沈錦棠並不會直接去找陳際良，是由自己的意思，把陳際良拉出來做幫手的，自己應直接對沈錦棠負責。王紹楨既存了這種念頭，便不敢直截痛快的回答真尾，却又不便回說不是，祇得微微的點頭應道：「邀你同去兜圈子，吃牛肉都不錯，不過我店裏雖說沒事，我自己却有事。」真尾道：「是租了汽車麼？」陳際良搶着答道：「豈但是租了，並包租了一個整月。」真尾君每日可坐着，隨便去那裏遊覽。陳際良說到這裏，掉轉臉用福建話對王紹楨埋怨道：「我極力替你撐場面，你爲甚麼倒自己露自己的馬脚？和你這種人做事，真不合手。」王紹楨笑道：「我何嘗是自己要露自己的馬脚？祇是我對於錦棠有責任，不能像你得快活便快活。」陳際良聽了，不覺放下臉來說道：「你我與錦棠都是一般的朋友，你對錦棠有責任，我如何就沒有責任？照你這樣說來，我簡直是有意坑你了。我是一個坑朋友的人，你又何必通知我說錦棠來了呢？說罷，氣忿忿的，大有等王紹楨回出話來，就開談判的意思。」王紹楨連忙陪笑說道：「你不要誤會了我的話，並不是說你就沒